

报纸编辑教学参考资料

· 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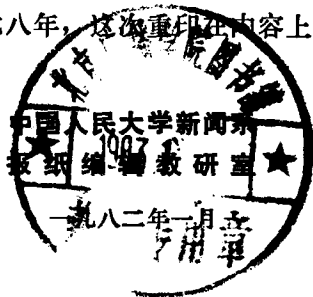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 1982 ·

说 明

《报纸编辑教学参考资料》是为配合“报纸编辑”课的教学而编选的。这一册的内容有：（一）稿件的评改，（二）修改稿和原稿对照，（三）编辑部内外对编辑改稿的分析和评论。供同学学习修改稿件时参考。其中修改的部分，除署名者外，都为作者和报刊编辑所加。根据稿件修改的不同情况，编印时分别采用原稿与修改稿逐段逐句对照和整篇对照的形式。正文中加上方括号“〔 〕”者，为修改时增加部分；正文下面加上曲线“~~~~~”者，为修改时删去部分。本书中大多数文章的修改符号都是用这种方法表示的。个别文章采用另外的修改符号，已在文内注明，请读者注意。文章的修改部分，仅供参考，请勿引用。

这份资料编印于一九七八年，这次重印在内容上作了一些调整。



目 次

(一)

评改《首都八十余万人大示威》	1
评改《南京路上好八连》	18
评改《新型搪瓷溜槽成批生产受欢迎》	42
评改《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48
评改两篇说明文	69
试改《洪湖水上秋收忙》	86
一篇大可推敲的综合报道	91
对《四川口技举行专场演出》的商榷	94

(二)

“大白楼”说话灵了	103
“大豆之乡”要名副其实	115
“水路”不通走“旱路”	120
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125
大吃大喝可耻 艰苦奋斗光荣	129
“不吃特殊饭，不开特殊车！”	134
政策调动了千军万马	138
书记动手 全党办社	148
湖南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163
辽东半岛发展山地果树生产解决了粮果争地的矛盾	166

帐房病床·····	171
中罗友好人民公社集会·····	173

(三)

读胡乔木同志修改北京站爆炸稿有感·····	176
从一篇稿件的修改看用事实说话·····	180
业务讨论(二则)·····	184
多写通俗有趣的科学新闻·····	191
要从读者的需要出发·····	197
关于稿件修改的探讨·····	201

评改《首都八十余万人大示威》^{*}

叶 圣 陶

说话，写文章，可以分四个方面来考察：

一、语汇：语汇是构成话和文章的单位。天、天安门、汽车、狗、马、然而、所以、的、了、吗、呢，都是语汇。语汇是不是用得恰当，首先看它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其次看它是不是大家通用的。“茶杯”，不能说它“饭碗”，因为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能说它“盛茶的东西”，因为大家都不这样说。

二、语法：语法是把语汇搭配起来构成语句的规律。也要看它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是不是大家通用。譬如“喝茶”，不能说成“吃饭”，也不能说成“茶喝”。

三、组织秩序：一句一句话组织起来，成为一串的话，这里头有个秩序。这种秩序是人类从生活经验中不断地体会得来的，不是谁造出来的。一般来说，叙述一件东西，总是先说整体，后说部分，譬如说：“出版总署有一个大饭厅。饭厅靠西壁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茶杯”。如果把这三句话倒过来说，听的人就不明白了。叙述一件事情，通常是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讲下去，按照时间不会发生错误。也可以倒转来讲，也

* 这是作者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出版总署所作的一个报告的记录。经过作者校阅。

可以从中间讲起，但是必须把时间交代清楚。叙述事情不顾时间，那是不容许的。至于说道理，发议论，一般是先提出论点，列举必要的材料，再加以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四、效果：说话、写文章是要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告诉别人，它的效果怎么样，首先看别人听了、读了是不是明白；其次，是不是使他受感动，引起他的思考。这当然和前面说的三个方面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有时语汇并没有用错，语法也差不多，组织秩序也没有多大问题，但是效果不见怎么好。什么道理呢？就在没有根据实际需要，运用增加效果的方法。我们说话、写文章往往用比喻，比喻就是增加效果的一种方法。譬如我们要把猴子的形状告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猴子的人，你说猴子有眼睛、有鼻子、身上有毛等等，听的人很不容易构成一个猴子形状的印象；如果拿人来作比喻，说猴子像人，然后告诉他猴子的形状和人有哪些相同之处，有哪些不相同之处，听的人就容易明白了。比喻法如果用的不适当，就不会增加效果，并且叫人好笑。如果讲人的形状，拿比较不常见的猴子来作比，说人像猴子，就是无效而且好笑的了。人类累积下来的经验，说话中增加效果的办法非常之多，不止比喻一种。总起来说，那就是修辞方法。

一篇文章，就以上四个方面考察，如果都还过得去，就可以得到六十分，否则就不及格，及格的文章不等于好文章。作者必须从生活实践中得到透彻的认识，又从生活实践中养成以上说的四个方面的好习惯，两相配合，才可以写出好文章。好文章不可强求，及格的文章可必须努力争取。因为好文章是建筑在及格的文章的基础上的。

以上说的四个方面，我们从小学说话，就在那里学习了。后来认识了文字，不但能够说出来，而且能够写出来。说出来

写出来都能够叫人家明白，可见我们学习得还不错。不过我们的学习大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是靠不住的，有时会出错误。我们应该找出说话、写文章的规律，掌握那些规律，巩固那些规律，那才是“知其然而然”。今天在座的全是干文字工作的人，文章是我们和读者之间唯一的桥梁。我们决不能把思想意识和语言文字分开来看，要知道语言文字搞不好就模糊了甚至歪曲了思想意识。正确的思想意识和正确的语言文字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必须联系实际，在语言文字方面下点功夫，要做到“知其然而然”，进一步再争取写出好文章。

现在我根据上面说的四个方面，来考察五月三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登载的一篇新闻。那篇新闻的大标题是：“首都八十余万人大示威”是写首都人民纪念五一节的伟大场面的。新闻的上方和左方还登着和那篇新闻有关的大幅照片。全文一共十五段。让我逐段逐句地讲下去。

第一段的原文是：

〔新华社一日讯〕首都城区和郊区八十余万人民今天分三十一处同时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大会。城区的六十万人民，从清晨起，就唱着雄壮的抗美援朝歌曲，高举着鲜明的红旗，抬着彩色的各国人民领袖像、各种样式的图表和模型，从工厂、商店、学校、机关、营房、住宅汇集到宽阔的绿色的林荫马路上，准备通过红色的天安门广场。

这一段只有两句话。头一句里面有一个语汇“同时”也许该去掉。这需要问当天三十一处的示威游行大会是不是约定了在同一时间开会，如果是的，用“同时”没有错；如果不然，用“同时”就不合实际情况了。

第二句里有“绿色的林荫马路”和“红色的天安门广场”。

作者让“绿色”与“红色”对称，“马路”与“广场”对称，意在加强效果。但是“绿色的林荫马路”不怎么符合实际情况。那条林荫马路开辟不久，树木还没有长大，五一节那天树木刚刚有些嫩绿，并没有葱葱郁郁绿成一片，所以说不上“绿色的林荫马路”。这样写了，没有到过北京的读者可能引起两种误会，一是错认五一那天那条马路两旁的树木已经绿成一片了，二是猜想那条马路也许是涂上了什么绿色的柏油马路。“红色的天安门广场”也是这样。天安门广场并不是红色的，周围建筑物的墙壁才是红色的。作者这样写，大概因为苏联有个“红场”而联想起来的。但是“红场”和“红色的广场”意义不同。红场的“红”取的是象征革命的意义。

我们写文章要为读者设想，写些景物，要把实际情形告诉读者，要尽可能说得正确，使读者不发生误会。譬如写林荫马路和天安门广场，就得让没有到过北京的人看了也明白，不至于想错。作者切不可存心想：我自己知道了，含含糊糊，随随便便说一说，大概别人也知道。要说要写，就得清楚，就得正确。含糊随便，不如不说不写的好。

这一句中还有一处不符合实际的地方。作者说，各方面的人都汇集在林荫马路上。事实上，那天参加游行的队伍，除了集合在长安街林荫马路上的，还有一部分预先集合在天安门广场上。那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两个系统之下的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因为把这一部分队伍漏了，读者看第二段第三句的“广场的中间，在壮阔的群众队伍前面……”就看不明白了，不知道广场上原来也有队伍集合在那儿。

第二段的原文是：

今天北京天气晴朗，天安门广场上万千红旗在蓝色的天空中随风飘展，把整个天安门广场织成一幅庄伟瑰丽的画面。天安门城楼

上，挂着伟大祖国的国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广场的中间，在壮阔的群众队伍前面，两个为了庆祝“五一”节修建起来的两丈高的红色方柱上和东西三座门楼上，写有金色的庆祝节日的口号。扩音器放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反对武装日本”、“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战斗歌声响彻着整个的会场。

这一段的头一句中，“红旗在蓝色的天空中飘扬”中的“在蓝色的天空中”可以去掉。红旗距离蓝色的天空太远了，这么说不切事实。我们形容高塔，有时说“耸入云霄”，那是夸张的说法。本篇通体是纪实的话，插入夸张的说法，就不调和。如果作者从天安门上望出去，那么天空是背景，万千红旗在蓝天的背景之前飘扬，还是不能说“在蓝色的天空中飘扬”。下面又说把广场织成一幅“画面”。广场是个平面，红旗却是直竖的，蓝天又是红旗的背景。这幅画面到底是平铺的还是垂直的呢？

这头一句中有一个语汇“庄伟”是作者新创的。我们说“庄严”“伟大”，拆开来，拼起来，成了“庄伟”。这种新创的办法如果可以容许，如果大家这么样来拆来拼，混乱还有底吗？记得“五四”时代，有一个人用同样办法新创了一个语汇——从“无聊”和“寂寞”两个语汇里各取一个字，叫做“聊寞”。他用了，别的人可没有照他的用。不照他的用是对的，群众不赞成在语言里造成无谓的混乱。

第二句里面，作者说国徽和毛主席的像都挂在天安门的城楼上。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也见得作者的观察太荒疏了。我们时常经过天安门，大家看见国徽的确挂在城楼上，毛主席的像却挂在正门的上方，并不在城楼上。就是没到过北京的人，看了那天登载的大幅照片，也可以知道作者写错了。

第三句里面，主要的意思是“写有口号”，上面一大堆话都是关涉到“写有”的副词语。我们说话写文章，应该把重要意思放在重要的地位。在这句话里，副词语里所说的和“写有口号”比起来哪一件重要，是值得考虑的。还是，副词语有两个，用一个“和”连起来，一个很长（从“广场的中间”到“方柱上”），一个短（“东西三座门楼上”），不相称。这句里的“写”恐怕也有问题。我没有仔细看，不知道那些“口号”是不是用笔写的。如果是剪的字贴在那里的，或者是木雕髹漆的字装在上面的，那就不该说“写”。还有，作者说口号写在“三座门楼上”，但是三座门跟天安门不一样，并没有楼。

末一句里，“响彻”这个语汇很别扭。“响彻”是文言，反面又加上一个“着”。“彻”是通的意思，我们说“响彻云霄”，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形容声音的响亮，上通云霄。会场是个平面，怎样能用“上通”意义的“响彻”呢？用“响遍了”还勉强可以。

第三段的原文是：

在主席台上，站满了人民政府的首长、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祖国英勇的保卫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以及政府的特邀人士，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地方当局来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噶伦阿沛。

这一段只有一句话，这里面，“站满了”丝毫没有力量，与那天主席台上庄严的气氛不相称。“政府的特邀人士”，应该说“政府特邀的人士”。“西藏地方当局来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噶伦阿沛”，没有把噶伦阿沛的身份交代清楚。照作者的写法看，他是一批到北京来的西藏地方当局中的首席代表，但是也可以看成西藏地方当局派来的一批代表当中的首席代表。

这句话里开始说主席台，可是没有说主席台在什么地方。第四段里提到主席台，也没有说明主席台位置。直到第五段，才说出主席台在天安门上。如果为读者了解的方便，应该在开始说到主席台的时候就把位置说清楚。

第四段：

位于主席台前面金水桥两岸的四座观礼台上，有来自朝鲜前线正在英勇打击美国侵略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干部和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有功的人员，各地来北京参观团团员和各种专业会议的代表。观礼台上，并有来自远方的来宾：世界工联代表桑顿，以耶夫斯特拉托夫为首的苏联工会的代表团，印尼、越南、波兰工会的代表，以约克·凯恩为首的英国人民访问团团员和以格罗曼为首的参加国际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三十五个国家的代表，以及苏联、捷克、朝鲜、印尼、波兰、瑞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缅甸、保加利亚、越南等国家的大使，丹麦、瑞士公使，罗马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蒙古大使馆参赞、印尼大使馆二等秘书，及英国、挪威、波兰、巴基斯坦等国政府的谈判代表。

这一段开头说“金水桥两岸”，桥那儿会有“岸”？说“御河两岸”就对了。“各地来北京参观团”是一个团体的名字呢、还是总说到北京来的什么什么参观团？无论是前一个意思或是后一个意思，说“各地来北京参观团”总之不成话。

“来自远方的来宾”，两个“来”重复了。下面的来宾里面，有的确是从远方乍来的，有一些是原来驻在北京的使节，说他们“来自远方”参加这个会，也值得考虑。这句里的“来宾”下面用的冒号（：），以下列举许多人就成，“和”和“以及”都可以不要。

“以……为首的……代表团”和“以……为首的……访问团团员”，两个说法不一致。一个对，一个不对，一个团体可

以说“以某某为首”，一群“团员”一群“代表”无所谓“以某某为首”，还得把他们说成一个团体，才可以说“以某某为首”。“越南等国家”，这里不该用“国家”这个语汇。我们通常称国名的时候只说“国”，不说“国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没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国家”的。

上面四段是静的场面的叙述，第五段起写动的场面了。

第五段的原文是：

上午十时，当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出现在天安门上的主席台时，“东方红”的赞歌声和狂热的欢呼声，像暴风雨般地响彻了红色广场。这时，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地方当局首席代表噶伦阿沛均向中国各民族人民领袖毛主席献“哈达”致敬。

第五段的头一句有一个最严重的不妥当的地方，就是把毛主席的出场放在副词语里面。在这个大会里，毛主席的出场是最重要的事，应该放在语句的主要地位，庄重的叙说。作者把毛主席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作了副词语，让歌声欢呼声占了语句的主要地位，这样轻重倒置，是很不应该的，如果拆开来，一句说毛主席等人登台，一句说歌声欢呼声响起来，那就合适了。

前面第三段中说过主席台上“站满了中央人民政府的首长”，而毛主席、朱副主席等人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首长，读者读了那句话，必然以为已经包括毛主席、朱副主席等人在内了。到这儿又看见毛主席与诸人出现在主席台上，就不免要感到疑惑。读者感到疑惑是应该的，因为作者没有交代清楚，前面说的政府首长不包括毛主席、朱副主席等人在内。

这句里的“暴风雨般”也值得商量。“暴风雨”通常用来形容斗争的场面，带着激烈、愤怒的感情。这儿用来形容毛主席登台时候的歌声和欢呼声，是不怎么恰当的。

第六段：

示威游行大会在彭真市长简短致词后开始，乐队高奏着国歌和国际歌，礼炮齐鸣二十八响。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是高举着国旗和绣有毛泽东主席像的红旗队，和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孙中山为前列的三十位各国人民领袖巨像，以及二千名腰鼓队员组成的仪仗队。游行队伍以七十路纵队通过主席台前。光荣警卫首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军事机关领先。接着是生长在胜利的毛泽东时代的年青一代——一万八千名少年儿童队员，来自各地的男女运动员，以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提前完成生产任务的首都产业工人，有着光辉革命传统的北京学生，首都各个阶级、各个民族的妇女和各区人民。最后，是由五千人组成的文艺大队和中央、华北、北京市的机关团体工作人员。

这一段里，“示威游行大会在彭真市长致词后开始”是不确切的。我记得彭真市长讲话的头一句就是说大会开始了，并不是他“致词后”大会才开始。如果把“大会”删去，说成“示威游行在彭真市长致词后”开始那就对了。“礼炮齐鸣二十八响”，是多数礼炮齐鸣二十八次呢，还是二十八门礼炮同时放，成为“齐鸣”呢，含糊得很。事实上那天是许多门炮齐放，间歇一会儿又放，一共齐放了二十八次。下面一句对于仪仗队也没有说清楚：仪仗队究竟是由“腰鼓队”组成的呢，还是由“红旗队”、“领袖巨像”、“腰鼓队”三部分组成的呢？还有，“红旗队”怎么能“绣有毛泽东主席像”呢？原来像是绣在红旗上的，一队的人拿着那些红旗。“领袖巨像”怎么能参加游行呢？原来参加游行的是拿着、举着、抬着巨像的人的队伍。这地方，都是意念没有搞清楚，说出话来，就经不起细

加考察，一考察就立刻见出毛病了。还有，把马克思、恩格斯放在“各国人民领袖”这个类名之下，也不妥当。我们讲到马列主义，常把马、恩、列、斯、毛并称，那是不错的。这儿的情形可不一样，这儿提出的类名是“各国人民领袖”。马克思、恩格斯是哪一国的人民领袖呢？我们只能说他们是世界人民革命的导师，不能说他们是哪一国的人民领袖。

“光荣警卫首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军事机关领先”，“机关”是包括办公处所和工作人员说的，“机关”怎么能来“领先”游行？说“机关人员”就对了。“光荣”是多余的，这种抽象的形容实际上并不增加什么效果。我们编书编报给群众读，这份工作也很光荣，如果我们说“我们光荣编辑书报”，不叫人好笑吗？

在这第六段里，作者把游行队伍作了一回总的叙述，以下几段是从中抽出几个队伍来详细地叙述。这种写法是可以的，问题在作者没有把第六段与以下几段的关系交代清楚。那天没有亲眼看到这次游行的人，看起来是不容易明白的。

第七段：

少年儿童队在大字书写的“时刻准备着”的呼号后，手拿各色花朵、绿草、白鸽和红色的书本，走向为他们缔造幸福的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前手持着红、黄两色花朵的一千五百个队员，组成了一面巨大的国旗图案。两位少年儿童队员跑到天安门上，代表全市各界人民和机关工作人员，把一束鲜花敬献给毛泽东主席。会场上，现在是一片欢呼声和掌声。正在主席台前行进的少年儿童队员们高兴得跳起来，把手里的各色花朵，抛向晴朗的天空。

这一段的头半句说少年儿童队在“呼号”之后，没有说明那“呼号”由谁拿着，叫人家疑心那“呼号”怎么会自己走的。“白鸽”写错了字，应该作“鹁鸽”，普通说“鸽子”。

“红色的书”，恐怕并非红色的书本，大概是书封面是红色的，或者是用红纸包着的书本。“走向”不妥当。毛主席在主席台上，面朝南，游行队伍向西走，怎么是“走向”毛主席呢？两个少年儿童队员到天安门上给毛主席献花，是那天很重要的事，应该好好地描写一下。作者只用“欢呼声”、“掌声”，少年儿童队员抛花朵，来作陪衬，没有就毛主席方面着笔，颇嫌不够。下句内用“现在”是受了英文的影响，实在没有用的必要。“抛向晴朗的天空”，说法有些夸张，实际上不过抛高几尺而已。

第八段：

随着飞机马达声的震响，二千名健壮的运动员通过了主席台前，他们有力地举着“锻炼好身体为祖国的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字标。在队伍的上空，从飞机上像彩虹一样地散下了各种颜色的庆祝传单。

飞机的出现和运动员通过主席台前，这两件事的关联只在于时间的同一，没有其他关系。现在说成一句话，把飞机出现在副词语里，用来表明运动员通过主席台前的时间，这是值得商酌的。如果作者认为那天大会空中有飞机飞翔是重要的事，就得另外叙述。照现在的写法，一见得此事不怎么重要，二呢，使读者有来得突兀之感。“有力地”这个语汇，作者的用意是希望增加效果。但是这样抽象的形容词并不增加什么效果。增加效果的是生动的语言，形象化的叙述。抽象的形容词语不能使读者得到感觉和印象。譬如你要告诉人家你的爱人怎样美丽，说上一千个“美丽”，人家还是不知道她怎样美丽。你必须说她的脸怎样，头发怎样，身段怎样，皮肤怎样等等，才能叫人家感觉你的爱人到底怎样美丽。

后一句用“像彩虹一样地”来形容传单的“散下”，是不

恰当的。虹只有“隐”“现”，我们从来没看见虹散开来了，怎样能拿虹来形容“散下”的东西呢？硬要彩虹。也只能调转来说，散下来的传单像彩虹一样。但是拿彩虹来比散下的传单实在不贴切。虹是弧形的，按次序显出红、橙、黄、绿、青、兰、紫七色，谁也知道，散下的传单一批一批往下落，绝不会构成弧形。我们捡着散下的传单，固然看见是各种颜色纸印的，但是在散下来的时候，我们只看见像一阵灰。我们决不能因为事后知道那是彩色纸，就说当时看见的也是彩色的东西，甚至于用“彩虹”来形容它。

第九段：

包括首都几十个公私营厂矿，六万名产业工人的巨流来了。无数的生产图表和模型标明着北京市的工人光荣地完成了，或是超额完成了规定的生产任务。长辛店铁路工厂不仅提前完成了四月份的生产计划，并超额修好了一台机车和四台货车作为“五一”献礼。拥有全国机车模范旗帜的毛泽东号机车的丰台机务段，胜利地完成了安全行走一百二十万公里的预定目标。北京最先出现马恒昌式生产小组的石景山钢铁厂的队伍，带来了八项创新记录成绩的图表。为首都人民输送光明的石景山发电厂，向全市人民提出了安全送电、减低煤耗的保证。超额完成四月份生产计划的琉璃河水泥厂，在披红戴花的三个劳动模范率领下，步过广场。首都电车公司在两个图表上表明今年每天平均出车数超过一九四九年的两倍，载客数亦超过一九四九年的两倍半，调车速度则做到了北京市从来没有过的八分钟一辆车。建筑工人把正在首都修建的大厦模型带来了。这些雄伟的建筑将陆续在首都出现。

头一句里说“产业工人的巨流来了”，把游行队伍比作流水，跟说“时代的巨轮”一样，虚矫，不真切，不增加什么效果。不要以为这样说就是有文艺性。要知道用上这些“巨流”“巨轮”的语汇，文章并不见得就有了文艺性。最普通最朴实

的那些话，我们平时惯说的那些话，只要用在最贴切的场合，倒可以成为上品的文艺。

第二句没有交代清楚，没有说明这些“生产图表和模型”与“产业工人的巨流”的关系。不能说第一段里已经说过“抬着……各种样式的图表和模型”，读者必然领会了。这儿必须说明“他们抬着各种的图表和模型，标明……”，那才明白，那才与第一句连得起来。正因为第二句没有交代清楚，连带下面几句都发生了问题（只有石景山钢铁厂的图表算是交代清楚了）。长辛店铁路工厂有了好成绩，丰台机务段完成了预定目标，石景山发电厂提出了保证，首都电车公司的工作成绩超过了过去多少倍，与示威游行有什么关系呢？还有，“琉璃河水泥厂”怎么能“在披红戴花的三个劳动模范率领下，步过广场”呢？

第十段：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曾有四万人到工厂、农村、市区，对一百万群众进行了宣传教育的北京市学生，在通过天安门时，热烈地向毛主席欢呼、鼓掌。在学生队伍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包括蒙、回、藏、维吾尔、苗、彝、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塔尔、锡伯、土、撒拉、东乡、徭、僮、侗、仲家、黎、高山、汉等二十个民族的中央民族学院师生。他们高举着以各民族文字书写的爱国公约，以各民族的语言欢呼着“毛泽东主席万岁！”

这段的头一句很长，包括的意思混淆不清，读者不容易看清楚。“北京市学生”以上的许多话都是“北京市学生”的形容语，这样说法好比说“我有一个值五块钱的，五年前买的，质量很好的，天天用的，至今还没有打破的茶杯”，这多么累赘，何不先告诉人家说“我有一个茶杯”，然后说那茶杯怎么样怎么样呢？“北京市学生”曾有四万人做过宣教工作。那天参